

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

張壽安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相見便惜長只有鄉野大道王三百年來文物

感奮必身到事之九友旁

龔中九友書 烟客先生
一作作已

梅雨好悽涼照我丹青一扇者裏裏珍擊裏裏

握收藏齋配君家賦九行

船子香山美人便面予所蓄月扇
獨五款之洛神八行前所珍秘乃在

惜三夕掃王冠七日掃茶壽扇取以同置一篋中故及之

小詞一解題奉

紫若仁兄

仁和龔自珍倚臂

小己角夏五

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B251.5
Z170

張壽安 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B251.5

Z170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 / 張壽安著. -- 初版. --

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 86

面；公分。--（文史哲學集成；380）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549-067-3（平裝）

1. (清) 龔自珍 - 學術思想 - 哲學 2. 哲學
- 中國 - 清(1644-1912)

127.69

86004083

◎

文史哲學集成

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

著者：張壽安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行人：彭正雄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
電話：三五五一〇二八

實價新台幣一八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初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ISBN 957-549-067-3

估：15.5

出版前言

這本《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》是我就讀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時撰寫的碩士論文，原名是《龔定菴學術思想研究》。其中治經態度、常州公羊學、尊史思想三章，於碩士論文通過後，即發表在《書目季刊》（67：3；67：12；68：12），經世思想則發表在《漢學研究》（84：6）。

這次出版，我做了一些資料上的補充和文字上的修整。但基本上，仍然保持原作的面貌。這是因為當年在撰寫這篇論文時，我對清代學術思想的研究提出過許多疑問，也在閱讀資料間，匯聚出一些頗具創意的研究題目。這些靈感與深思，都蘊積鑄刻在各各章節的字裡行間。我希望保留住這點點滴滴的心得，以備將來進一步探討時，作為參考。

多年前的作品，今日能夠以書的面貌問世，要感謝的人很多。業師何佑森先生，堪稱首位全力推展清代學術研究的學者。一九七五年我問學於何師時，何師說清學是一片處女地，又位居中國近代進程的關鍵，鼓勵我研究清學。於是我就以龔自珍為題，進入了清學的研究領域。龔自珍的文字十分難懂，當年在閱讀資料時，輔仁大學劉光義教授每週抽出兩小時為我逐字逐句解讀，這份情誼，至今仍

感念在心。論文每寫完一章，學長林麗真教授、古清美教授即爲我仔細閱讀，並指出佳處與疏漏處，使我在寫論文的苦況中，不時感受到回應與鼓勵。這份溫暖，是支持我敢於自信下筆的動力。羅聯添教授當時主編《書目季刊》，我的論文甫通過口試，羅老師就分篇在季刊上發表。此事，對我日後學術生涯的開展，有極大助益。而王爾敏教授對此書的肯定、劉廣京院士引用作爲教材、以及汪榮祖教授期許我再寫一本「龔魏合論」，都對我的研究產生很大鼓勵作用。請容我在此一併致謝。文哲所林慶彰教授的支持、和鍾彩鈞教授的介紹，更直接促成了此書的出版。同事張秋雯小姐悉心校對全書，不僅逐字對查原文，更統一註釋之格式及人物之稱謂，糾誤補漏，堪稱責任編輯，這份情義，令我十分感動，謹此致謝。最後要感謝文史哲出版社負責人彭正雄先生慨然允出版此書。記得我與彭先生接洽時曾說：這種學術性的書，恐難暢銷。而彭先生卻答：雖不暢銷，卻能長銷。這份豪情與對學術的執著信念，令人贊佩。

龔自珍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，這本書只是我個人研究的一個開端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，尚請學者專家指正。

張壽安 於南港中央研究院

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九日

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 目次

出版前言	一
緒論	一
第一章 自珍的生平及思想背景	五
第一節 生平	五
第二節 思想背景	二一
第二章 自珍的治經態度	三三
第一節 對乾嘉學的批評	三三
第二節 治經態度的轉變	三九
第三章 自珍的尊史思想	五一
第一節 尊史之心	五二
第二節 鉤沈古史	五六
一、五經周史之大宗	五八

二、諸子周史之小宗·····	六七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 自珍的公羊學·····	七九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 常州學的興起與發展·····	八〇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節 自珍與劉逢祿、魏源公羊學之異同·····	九〇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孔子與春秋·····	九〇
--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·····	九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、董仲舒與何休·····	九五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 自珍公羊學之特色·····	九六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五經大義論·····	九九
--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三世說·····	一〇四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 自珍的經世思想·····	一一七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 對時政的譏評·····	一一九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經濟重農思想·····	一二一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節 變法與革命思想·····	一三七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結 論·····	一四九
----------	-----

引用及參考書目·····	一五五
--------------	-----

緒論

嘉道之際，乃清廷盛極而衰之關鍵。乾隆六十年太平盛世下所潛藏的危機，至嘉道以降遂漸一一呈現。和坤抄家被誅，顯示了清廷的腐敗；川、陝、甘的教匪之亂，也揭示了苛政暴斂在民間所引起的憤懣；而西北帝俄的覬覦，東南海防的危機，更暴露了清廷內憂外患的兼逼而至。在這樣一個大動盪的時代裏，專門漢學純學術的研究工作，實已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而將有所變易。

此其間有章學誠出，承浙東史學一脈倡史學經世；有桐城方東樹出，謂漢學之厭唯陸王是歸；又有常州公羊學派，治經刊落名物，主求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。凡此諸論，其主張雖各有不同，然其用心皆是有鑑於漢學流弊，及世變日亟，思救亡圖存，而欲爲學界創一新路。

龔自珍即生在此一危機漸萌、衰亂將至之時代背景下，又因家學、師承、友朋之關係，兼受多方面思想之影響。自珍乃段玉裁之外孫，故有其「文字音韻」的家學；又嘗治史學，頗受章學誠「六經皆史」說之啓示；及壯歲居京師，又從劉逢祿習「公羊春秋」，是又受常州公羊學治經重微言大義以期經世之影響。「文字音韻」乃乾嘉專門漢學，而「常州公羊學」至道咸以降，已儼然滙成晚清思想

之主流；此一主話訓於文字，一主大義以經世之治學態度，判然二途。自珍處此思想更易、學術流變之關鍵，是如何取舍運用，而建立一己之學術思想體系，並為道咸以降開一風氣，誠值得我們深入研究。

本文有鑑於此，故欲討論自珍學術思想之全貌。自珍處此動盪之時代背景，及其特異之思想承受下，是如何對乾嘉經學做一取舍，又如何將其自身之經學與史學予以溝通，以建立其「一以貫之」之「經世思想」；再如何將此「經世思想」與「公羊思想」相結合運用，以自發揮其一套「經世微言」於時政，而為道咸以降之學術開一風氣。是為本文探討之主題。簡言之則是：自珍在道咸學術轉變之際，所居之地位，及其重要性。

自珍作品散佚者頗多，今所論述以其所存之文集為主，並兼采師友之著述以補不足。本論文共分五章：首述自珍生平及思想背景；二、三章則由自珍對乾嘉學的批評及其自身的經學取向，論至自珍經、史思想的一以貫之，及經世思想的成立；四章論述公羊學在自珍經世思想中所居之地位，及自珍在常州公羊學之發展上所作貢獻之突出；末章則述及自珍經世思想的具體表現。其中第四章論述自珍之公羊學，本文之所以別於經學而另立一章，其因有二：一因自珍六經正名中主張「經自經，傳自傳，傳不可以稱經」，故別立之；一因歷來言自珍之思想者，多未論及其公羊思想，而自珍之於公羊，不僅其本身深具心得，更在微言大義的靈活運用下，大大地推進了常州學的發展，並直接影響到晚清學風，即是——轉「論公羊於典籍」使成為「論公羊於政治」。

學術隨世風而易。乾嘉專門漢學治學重文字考覈，而道、咸以降鑑於世變日亟，衰亂將至，故學風一轉而至治經重取大義以求經世。自珍居此之際，盱衡世局，評量漢學，又酌取公羊，遂建立其一己之思想體系，而為晚清學術開一風氣。

第一章 自珍的生平及思想背景

第一節 生平

龔自珍，一名易簡，更名鞏祚，字璦人，號定盦，又號羽琇山人。浙江仁和人。生清乾隆五十七年（西元一七九二），卒清道光二十一年（西元一八四一）。享年五十。自珍生值清勢漸陵，西力逼近之際，死前一年鴉片戰爭爆發，死後一年即訂定不平等之南京條約，又九年太平天國洪秀全起義。清祚遲暮，險象環生。自珍具先睹之識，闡幽顯微，轉易學風，誠開風氣者焉。

龔氏世有隱德，至自珍祖匏伯公，方以科目起家，簪纓文史，稱浙右族。（註一）嘗批校《漢書》，家藏凡六、七通，又有手抄本。（註二）官禮部精膳司郎中，出知雲南楚雄府，以廉吏名。父閻齋先生，亦嘗官禮部，入國史館。閻齋先生爲段玉裁女夫，嘗從玉裁受小學訓詁，亦自以經學課子弟。（註三）自珍幼承家學，又髫髻早慧，年十二即從外祖受許氏說文部目，自謂是「以經說字，以字說經之始」。（註四）此乃其文字音韻之家學耳。

嘉慶七年，閻齋先生服闋入都，自珍侍行，時年十一。然天才早發，於金石、目錄、古今官制之

考，無所不靡，（註五）唯是情摯沈俊，喜爲詩詞。自珍幼時，乃母段恭人即口授吳梅村詩，及壯獨遊四方，每一吟此尤纏綿於心，蓋皆於慈母帳外燈前誦之耳。自珍天性淳厚，自幼然也。（註六）嘉慶十七年，自珍年廿一。過吳中見外王父段玉裁，出示所爲詩文，段玉裁美其詞曰：「銀盃盛雪，中有異境」，卻是「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」。（註七）次年又寄書勉之以經、史有用之學，努力爲名儒，爲名臣，勿願爲名士。（註八）即自珍自身亦未嘗欲眷戀於詞章，其〈湘月〉一篇作於年廿一，即有「文章雕蟲，男兒不爲」之意。曰：「屠狗功名，雕龍文卷，豈是平生意」？（註九）〈金縷曲〉作於年廿二，亦曰：「縱使文章驚海內，紙上蒼生而已，似春水干卿何事？」又暢言其志曰：「願得黃金三百萬，交盡美人名士，更結盡燕邯俠子」。（註一〇）蓋自珍以「簫心劍膽」自許，「江湖俠骨」自居，（註一一）焉能久滯詩詞。

然自珍亦未嘗欲以經生終其身，雖自幼濡染樸學，然其早年持論已頗留心於治道時務。自珍自嘉慶七年隨父入都，至嘉慶十七年隨父赴徽州，居京師逾十年。於當時朝廷士大夫之習氣，君主待臣子之薄刻，及法制科條之繁瑣，資格用人之限才，自珍雖屬年少，然英才卓異，識膽闊深，已窺得其涯略。此期間所作〈明良論〉四篇，（註一二）已顯議政經世之初端，其精邃切要處，直可驚世駭俗。

他首先譏詆那些「老成」之典型：因閱歷而審顧，因審顧而退憊，因退憊而尸玩；仕久而戀其籍，年高而顧其子孫；儼然終日，不肯自請去。而朝廷用人又以「資格」爲限，致使年少俊彥，不得展才。如此「老成」在位，而士大夫奄然無有生氣，混然終日，卻上諂下媚言曰「承平」，豈非將自取其敗？（註

（三）他又由士大夫之無生氣，人才不出，士節無恥，上溯到君臣相待之儀。蓋清以異族入主，苛條繁儀，訂有三跪九叩之朝儀，使朝臣朝見跪拜，夕見跪拜，全無禮遇。自珍深感憤懣，言曰：「士不知恥，爲國之大恥」，士之無恥是辱國，卿大夫之無恥是辱社稷。上既不以禮待臣，臣又如何能以恥節自持？故曰：「厲之以禮出乎上，報之以節出乎下，非禮無以勸節，非禮非節無以全恥」。（註一四）蓋自珍之譏詆，實已切中專制君權過尊之弊。他又把清廷的束於律令卻不思救治，比喻成滿身疥癬的病體，無所措術，所以只好將四肢縛在獨木上，使四肢不能屈伸，而後冥心息慮，美其名爲「奉公守法」。「使奉公守法畏罪而遽可爲治，何以今之天下尚有幾微之未及於古也？」故自珍懇懇惻惻爲清求艾，倡言「變法」，甚至警告說：「恐異日之破壞條例，將有甚焉者矣！」（註一五）

觀自珍此種文字，與乾嘉樸學「訓詁明而後義理明」之治學方法已然迥異，蓋學術隨世風而易耳。清入主中原，爲箝制漢人，多設束縛，又兼文字獄屢興，遂使士人才智一趨於名物訓詁；兼以雍乾盛世，天下承平，「學隱」之風益熾，（註一六）其間吳皖二派貢獻實多。然，乾隆晚年，朝怠政荒，衰象漸呈，降及嘉慶，內亂外患隱隱然作。而君朝大夫，仍承乾隆盛世，酣戲醉飽，於諸隱痛瞠目未睹。自珍居京十年，盱衡世局，識深憂早，又兼具曠世之才、先睹之識，發爲議論，誠如章學誠所言：學術當以經世，毋驅風氣追時尚耳。（註一七）是值日暮冥冥，冷瑟初秋，自珍孤根君子，焉能滯守音韻詁訓哉！〈明良論〉四篇，雖是議論初發，然已開學者論政之風。清儒除明末遺老外，即罕言政治。嘉慶初，堅冰乍解，根孽重萌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爲政論，自珍實爲開風氣之一人。文成，外祖段玉

裁批曰：吾且耄，猶見此才而死，吾不恨矣！（註一八）玉裁乃戴震之弟子，一代經師，立言如此，學風之將易，豈遠乎哉？

嘉慶十五年，自珍年十九。應順天鄉試，由監生中式副榜第廿八名。又二年，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，自是爲校讎掌故之學，終身不懈。（註一九）同年三月，父聞齋先生簡放徽州知府，自珍待行。又二年（嘉慶十九年）聞齋先生在徽州議修徽州府志，延汪龍、洪飴孫、武穆淳、胡文水諸子纂修，凡甄綜人物、搜輯「掌故」之役，恒命自珍爲之。（註二〇）自珍有與諸子書，暢論修志之方，認爲：府志乃省志之底本，以儲他日之史，宜繁不宜簡；故不宜剪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。（註二一）又說：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。蓋史家之責乃在出古人今，上探歷代制度得失，下究當朝時務以爲定奪。故今日掌故之豐實，正足以預儲他日之史。（註二二）自珍一生搜輯掌故，亦自以爲豪，其目的爲儲他日之史；一則爲觀今日之勢，以爲經濟緩急之策。

嘉慶二十一年丙子，自珍年廿五。離徽赴上海，時間齋先生擢江南蘇松太兵備道。上海綰轂東南，聞齋先生以宿學任監司，一時高才碩彥，多集其門。自珍在此期間內，無論於學、於友皆多所獲益。他一方面與鈕樹玉、何元錫諸君搜討典籍，凡文淵閣未著錄者，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，必輾轉錄副。（註二三）一方面又結交傳記學家江藩、陳奐，並由相互學術之討論上，使自珍對乾嘉樸學，有了一個新的認識。且對自身之經學取向，有了明確的抉擇，而益發究心於當世之務。

自珍自幼即從外祖段玉裁習說文部目，故其文字音韻之根柢甚厚。及長，年廿七應浙江鄉試中舉

時，座主又爲當世經學大師王引之。（註二四）受家學師承影響，故早年嘗有志寫定群經。唯是自珍之性情「哀樂過人」，又親睹政治之將敗、世風之頹靡，早年立論即以「挽弊救類」自任。又見專門漢學以字說經，流風所至漸趨繁瑣，對治道人心毫無補益。遂思及聖人之道乃道問學、尊德性二大端，二端之初，不相非而相用；名物制度爲之表，窮理盡性爲之裏；六書音韻爲之末，性道治天下爲之本；唯是本末兼治、文質兼備，方合聖人「一以貫之」之道，亦方能收孔子正名以「興禮、齊刑」之實功實效。（註二五）遂對清初以來的考證之學下一論斷曰：「入我朝，儒術博矣，然其運實爲道問學」。（註二六）自珍此論，實在是經過一番深切反省。蓋乾嘉專門漢學謹嚴的治學態度是自珍所信服的，經學大師尊古謙讓的修養，更爲自珍所敬仰；（註二七）然「六書九數爲之始，性道治天下爲之終」，（註二八）乃聖人一貫之道，加以世變日亟，悠悠蒼生，自珍又體物情重、救世心切，遂不得不擇取「東西南北之學」，並對外祖、師承之經學，宣告「不能寫定矣」。（註二九）然自珍並非棄經學於不顧，只是他發現己身之志趣，與時代之要求，使他不能再做文字詁訓的工夫；但他並不斥棄文字詁訓，他曾說文字詁訓，「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」，（註三〇）可見他仍然客觀地認許它有「道問學」的獨立價值。只是自珍自己，哀於將萎之華、將夕之日，睠睠徘徊於天下蒼生，遂不得不易「好學臚古」（寫定群經）的經學態度，轉爲「通古近、定民生，以治天下」的經學態度。（註三一）至此，自珍確定了他治經學的態度，然此僅爲初端，追習公羊之後，其經學才有實質的「治世」內容。

再者，自珍此期之政論，益爲風發，有不可一世之慨。自珍在嘉慶二十年乙亥、嘉慶二十一年丙

子間，作有〈乙丙之際箸議（塾議）〉十餘篇，繼〈明良論〉四篇，對專制君權之斲戮人才、拘法不革有更深一層的刺評。其中尤以「革命」觀念之漸萌，及經濟思想之初現，最堪注意。自珍在〈勸豫〉一文中，雖殷殷爲清之變法勸勉，所謂：「天何必不樂一姓耶？鬼何必不享一姓耶？奮之！奮之！」然卻又不得不引朝代更「革」之例，警戒清廷，曰：「我祖所以興，豈非『革』前代之敝耶？前代所以興，又非『革』前代之敝耶？」而說出：「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，孰若自改革？」的話。尤其在〈箸議〉第九，深憤清廷之戮才而說：「才者自度將見戮，則蚤夜號以求治；求治而不得，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！」（註三二）自珍乃探世變之聖，其所謂「亂」，在其卒後十年果有太平天國洪楊之亂起。

晚清諸多社會弊端，經濟問題實爲首要，這在同治朝自強運動重兵重富中即可見。自珍生數十年前已具先睹之識，他認爲經濟問題中，「貨」之不足，乃因鴉片購入，白銀外流，故主張禁鴉片。（註三三）又認爲「食」之不足，是經濟危機之最堪注意者，故主張重農以求富。自珍年卅二有〈農宗〉之作，反對儒家宗法制度由上而下的主張，而認爲宗法制度應由下而上，言曰：「唯農爲初有宗」。主張將農民依血統建立一套宗法關係，而將此宗法關係與土地緊密結合。其方法是將農民依嫡庶長幼的次序，分成大宗、小宗、群宗、閑民四等；大宗有田百畝，小宗、群宗各有田二五畝，閑民無田，但須佃田而耕，大宗須佃閑民五，小宗、群宗各佃一。如此，天下縱使有無田之人，亦無飢盜之民，因其皆致力於「爲天下出穀」矣。（註三四）自珍此一「農宗」制度，有一特色，實堪注意，即是「不限田」。自珍認爲土地之廣，乃「亡國之所懼，興王之所資」，（註三五）故主張「有德此有人，